

# 為胡宗南上將辯誣止謗(下)

## 斥張戎著書謬說兼紀念胡宗南將軍逝世四十四週年

● 胡志偉

(彩色圖照刊第九頁)

### 大陸陷共不能獨責胡宗南

黃國戡亂戰事本係中樞責成數十個軍事首長、劃分數十個地區進行作戰的，胡將軍只不過是其中一員，張戎說「一共有幾十萬大軍喪失在他手上，連同美國援蔣武器的三分之一」全非事實，當時國軍最精良的美援武器是撥給赴東北戡亂的新一、新六軍，其次是徐蚌戰場的邱清泉、黃維部，再次才輪到西北邊陲的胡宗南部。當東北、華北戰事因共謀出賣軍機把一百萬國軍精銳葬身火海後，戰略上已至無可挽回地步。抗戰後期中樞將關中

併入第一戰區時，就把一戰區置於四戰之地：關中本來僅河防、陝北兩個正面，併入一戰區後憑添盧氏、西坪、漢中三個正面。以一個戰區的兵力而欲參加五個不同正面的作戰，殊非易事。當時共軍以晉省部隊牽制關中，以漢南鄂北部隊威脅關中後方，以豫西部隊擾亂秦嶺以南，形成南北夾擊之勢，而胡部既要抑阻陳賡、謝富治部渡過黃河，又要防禦陝北共軍蠢動，還要解救圍城太原，更要對付大別山的劉伯承、鄧小平部，以不足二十萬之兵力，轉戰數省之地，禦攻城掠地打家劫舍之共軍，即使孫武、吳起再世，也是無能為力的。當時不少將領貪圖榮華富貴欲在紅朝佔一席位，叛意萌生、左右觀望者也大有人在。當局倚重胡宗南部，乃打出最後一張王牌。然胡將軍在兵源枯竭、後勤匱乏的窘境下與兵力佔絕對優勢的共軍周旋，還是有所斬獲的，榆林、大荔、涇渭河、運城、中條、臨汾諸役均予共軍重創，如涇渭河谷戰役斃傷共軍兩萬七千人，俘三千八百人，奪回廿九軍被共軍圍獲的重武器；大荔之役斃傷共軍三萬餘人，西北野戰軍二縱隊王震部大都就殲（後重新整編改稱第一兵團二軍，由郭鵬任軍長）

；第一縱隊賀炳炎部也殘存無幾（改編成一兵團一軍，仍由賀炳炎任軍長）；安康之戰擊潰共軍二野孔從周部，斃傷萬五千人，俘兩千三百人，鞏固了陝南川北防務。一九四九年春夏之間，武漢撤退、京滬不守，但西北戰場仍連獲捷報。大荔會戰獲勝之後，原可乘機恢復戰略攻勢，殲滅彭德懷一野主力。甚至太原陷落、賀龍部大舉西進之際，胡部仍計劃長期固守，保持關中基地，以期乘敵空虛，直搗武漢，扭轉全局。所以五月份胡部由西安退到南鄭，仍以秦嶺為屏障，扼守了六個月之久，直至劉伯承部由湘鄂邊境進犯川東，中樞命令轉移四川，才離開陝境。千里跋涉，談何容易，但為了拱衛總裁與中央政府，他寧可犯戰略之大忌，忍痛放棄堅固的防禦工事與熟悉的地理環境，轉向一個危機四伏的陌生地域。那時大勢已去，敵人滲透已深入表裏，孤軍作戰，誰也難挽狂瀾

，獨木實難以支撐大廈，這正如立法委員張翰書、劉真等一〇八人聯名上書總統暨行政院長所述：「溯自東北沉淪、平津告急……川滇迭變，其間失地喪師叛國降匪者，何可勝數？在全國鼎沸之日、大陸糜爛之中，獨以數千里赴援之胡宗南部，則責以制勝出奇、全師保地，揆之情勢，寧有可能？」故上述彈劾案由監察院送交國防部軍法機關審理時，後者傳召胡部撤台將領與陝甘有關官商分別詢問，證明彈劾文不符事實，遂予不起訴處分。

### 小混混怎能冒充歷史學家？

張戎那個當過紅衛兵成都四九六九部隊第一軍宣傳部部長、文革後期混跡流氓盜竊團夥的二弟張樸一再饒舌曰：「熊向暉不是決策人，不可能下一系列具體命令……翻遍了熊向暉的回憶錄，也找不到他在這段時間起了什麼作用」，這正說明了張戎姐弟

孤陋寡聞不學無術，奉勸她倆細細閱讀熊向暉所著《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本文不擬再與頭重腳輕、冥頑不靈之輩多費口舌。張戎的書，多次引用了王應尊等中將的自白書：「在胡宗南降將在淪陷區的自白書：『在胡宗南佔領延安的一年中，胡軍被調來調去，從來找不到中共主力，反而不停地中埋伏，一場大似一場』等等。這些寫於生死關頭的所謂「文史資料」，既不能證明出於各該作者的本意，更不具有學術價值，如此拼湊一大堆流言蜚語與階下囚之供詞，這只能說明作者人品低下與學術道德之墮落。張戎姐弟把青化砭、羊馬河、宜川諸役之失利，歸咎於「胡宗南故意把主力派往安塞、西南方高山阻隔的另一端」，又說「只有一架電台緊張地工作著，顯然是跟胡宗南聯繫要他把劉戡調開……劉戡真的被調走了」。這又表明她倆對國府的軍事體制茫

無所知：作為一個戰區的司令長官，行兵布陣進攻撤退的自主性是極為有限的，一切聽命於軍令機關。國防部，而當時國防部潛伏共諜是兩個次長級的大官，這正如中共人大副委員長程思遠所述：「在一九四六年國共戰爭爆發後，為真（劉斐）先生以參謀次長參加官邸作戰會議，存心作出了許多錯誤的部署和獻議，使國民黨軍受到非常不利的後果」。具體表現在，命令王澤濬四十四軍由海州撤向徐州，叫黃伯韜帶一個兵團去援救王澤濬的一個軍，叫黃維兵團奔馳千里到雙堆集袋形之地挨打，叫劉峙輕易放棄工事做得極好、糧彈儲藏極豐富的徐州，叫杜聿明以三個兵團在公路上排成無法作戰的難民式長龍，像一個龐大的軟體動物。劉斐和另一個共諜、國防部作戰廳廳長郭汝瑰，一面對蔣公與軍事當局進讒言，另一面暗中將所有軍事配置和部署以及作戰計劃、和盤、及時地托向中共，致令國

軍雖擁有現代化武器與陸海空三軍配合，然共軍卻能避實就虛、按圖索驥，瓦解了一個個強大的兵團，國民黨的江山就是這樣斷送在這兩個素為當局器重的「戰略家」手裏的。青化砭、羊馬河、宜川的敗績，當亦可作如是觀。

操是周瑜的間諜、崇禎皇帝是後金的「鼯鼠」嗎？二戰時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座機被擊落，原因是他起飛的電報被國軍電信情報機構偵知，張樸你敢說指揮山本出巡的日本軍部首腦是盟軍的「間諜」嗎？

張樸說「熊向暉不是決策人，不可能下一系列具體命令，導致胡宗南軍一再被殲」。古今中外的兵法與戰例不乏間諜活動扭轉戰局的例子。三國時蔣幹盜書，周瑜使用反間計，導致曹操錯斬兩名水軍統領，最後赤壁之戰喪失八十萬大軍；後金主皇太極故意使明朝被俘的楊太監偷聽到兩位將領的私語，然後縱楊南歸，崇禎帝聞言即下旨逮捕兵部尚書袁崇煥，凌遲處死。他自毀長城，也就一手葬送了大明王朝。照張戎姐弟的邏輯，蔣幹與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太監楊某都不是決策人，也不可能下一系列具體命令，可以說漢獻帝的宰相曹

日，蔣介石從南京電召胡宗南，部署進攻延安。同一天，毛就得到了情報，決定延安緊急疏散，光憑這一件事就給胡扣上「鼯鼠」的罪名，難道她不知道當時南京總統府軍用電話台九名工作人員中七人為中共地下黨員？誠然，潛伏在胡宗南部的共諜不只熊向暉一個，除了陳忠經、申健、王石堅，還有不少；潛伏在國民黨高官中的共諜也不只劉斐、郭汝瑰兩個，統兵卅多萬的東北剿共總司令衛立煌就是一九三八年申請加入中共的。共諜也不只是中國人，據《李先念傳》

泄露：潛伏在聯合國救濟總署的共諜、美國人李敦白從軍調部美方負責人

手中竊取了極密情報，拯救了李先念被國軍圍困的部隊；還有，一九四三年陝北空虛，中樞制訂了閃擊延安搗毀匪巢的計劃，事為美國駐華使館的美共黨員白維斯泄露，引起共方鼓噪，結果是「一見光死」，計劃停止執行。

### 劉斐郭汝瑰致國軍於死地

張戎一口咬定國軍羊馬河、蟠龍、宜川三場戰鬥是胡將軍不肯更改行軍方向，以至於一敗塗地。其實那三場血戰，西安綏署是奉國防部的命令行軍布陣，下級服從上級，軍令如山，絕無討價還價餘地。瓦子街大敗劉戡自戕完全是劉斐布下的局，地方軍事首長實在是無力回天的。一九四六年馬歇爾調停整編國軍後，關中屬胡將軍統轄者只有六個師與兩個旅，備多力分，已無機動兵力，一九四九年一月杪，國防部命令抽調三個有力師，迅速開赴豫東圍剿陳毅部。當時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皆在陝北，賀龍

在晉西，陳賡在豫西，三方圍伺，戰場遼闊，尚虞兵力不足，綏署以「陝北仍為共匪神經中樞，往者犁庭掃穴。只差一簣之功，再加追剿，當不難一鼓蕩滅；如再將主力抽調，則共軍死灰復燃，關中空虛，敵優我劣，勢所不敵，且陝北豫東相距兩千餘里，隴海鐵路既被共軍破壞，縱用強急行軍，亦非二十日不達，而匪情瞬變，恐我軍未到，匪已遠颺，將對陳匪既不能達圍殲之計，而陝北之匪，勢必乘虛南下，關中之危，將何以解」電呈，一月廿七日西安綏署參謀長盛文親赴南京陳述此中得失，建議國防部免調，然劉斐以軍令幕僚長之權威，堅決拒絕。胡將軍不得不遵令派遣整編廿九軍軍長董釗率三個師於二月初兼程南下。三月十二日，東調各師剛抵陝州，共軍西北野戰軍已出動四個縱隊，一個師、兩個旅共五萬多人大舉南下，廿三日直趨宜川，然宜川為關中屏障，失宜川則陝東關中皆不保

。廿六日，盛文呈請國防部准許才調駐洛川之整編廿九軍軍長劉戡率兩個師增援宜川，另一個師沿洛宜公路前進，此時賀龍部兩個旅從晉西趕到，共軍兵力增至八萬人，國軍總兵力僅三萬人，兵力懸殊。瓦子街遇伏後，關中另三個師遠在兩千外的豫東，又連日大雪，即使用空軍從豫東調兵都辦不到，所以劉戡的整編軍（相當於一個兵團）傷亡殆盡是不能責怪西安綏署的，咎在劉斐調虎離山。早在攻佔延安後，胡將軍就欲仿效前清剿捻軍，李鴻章築長牆於東南、左宗棠馳逐攻擊之故伎以及江西剿共之訣竅，擬先將甘寧青三省回教騎兵推進至三邊隴東戰略要地，北有榆林據點，東有黃河屏障，用綏署主力逼共軍決戰，奈何國防部偏要下令尋覓共軍主力而殲滅，且所用部隊、進兵日程均由國防部規定。共軍時聚時散，綏署主力卻調往豫東，張戎說毛澤東的電台「緊張地工作著，顯然是

跟胡宗南聯繫要他把劉戡調開……劉戡真的被調走了」，那是欺人之談。張戎還借所謂「毛澤東的機要人員」之口稱：「我們的人的身分有的直到現在也沒公開」，可幸當今台灣是民進黨執政，挑撥離間找錯了對象；即使仍有陝北下來的共諜存活，都八九十歲了，能有何作為？台灣今日的當權者也不會白費心思去疑神疑鬼了。

張戎書的英文版有 *Half a Lay Low for*

*Twenty Two Years* 一句，含義是非常惡

毒的。在一九四七年前，胡將軍六次援晉（一九三六年收復晉東南各縣，一九四〇年七月收復侯馬河津稷山汾城，九月連克長治、長子等縣，一九四六年打通同蒲路，一九四七年元月收復運城，一九四八年九月協防太原）、三次援豫（一九三八年五月增援豫東收復蘭封，九月增援信陽羅山，一九四一年兩度入豫）、三定甘局（一九三三年入甘平定魏象賢叛亂，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包圍王以哲部，一

九四三年肅清隴南回匪叛亂），駐陝十一年間，以駐軍協助地方政府鋪設道路、修建機場、興修水利、保護古蹟、禁絕鴉片，因而毛澤東的老師章士釗訪西北後作詞有「韜略自先天，君是天南一柱」句，這同張戎的「*Low*」大異其趣；像曹禺那樣的左翼作家尚且慕名往訪，當非心血來潮之舉。

### 葛佩琦晚年吐露真言

胡將軍對文化教育事業的又一貢獻是抗戰勝利後，以戰區節餘經費，遴選優秀青年出國深造，此後個個都成就卓著，如馬蒙任港大中文系主任、涂心園任職美國聯邦政府農業部、林徵祁任中央通訊社董事長、魏傳真成為太空專家、王沛等多人成為核子物理學家。正因為他愛護青年、重視人才，獎掖後進，客觀上也給共諜滲透鑽了空子。一九七五年冬，筆者偕同原上海海關港務監督殷循之子殷洪權在太原近郊西峪煤礦訪問了最後一

批特赦「戰犯」中的葛佩琦。此人係奉中共之命打入國軍內部的地下情報員，歷任軍委會委員長天水行營少將特派員、一戰區長官部（時胡將軍為副長官）少將參議、東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少將督察、國民黨中宣部東北通訊處處長，一九五七年被毛澤東捺造罪名判處無期徒刑，囚禁十八年後以「戰犯」身分獲特赦，再過十二年才獲得平反。葛氏在胡宗南、陳誠部下曾盜竊大量軍事情報，為共產黨奪天下立下汗馬之功，我問他：「你既有恁大功勞為何會判無期徒刑還罪及妻孥——老婆離婚、二嫂被打死、二哥逐回鄉下冤死？」他因眼疾在獄中得不到及時醫治，當時已雙目失明，我親聞其悔恨交加答曰：「且為世間不忠其黨者戒！早知共產黨翻臉不認人，我絕不會加入共產黨！」我問他：「《紅岩》《上饒集中營》那些作品把國民黨特務機關描繪得那樣陰森恐怖，你怎麼能在胡宗南鼻尖下竊取

情報呢？」他答：「胡宗南治軍極嚴，高級軍官違令撤守者動輒處決，但他和蔣介石一樣，對文人極為尊敬，由於愛才，由於專注於治軍作戰與訓練青年，自然忽略了保密防諜。他認為年輕人左傾是潮流所趨，他在七分校、戰幹團提拔了不少左傾青年，卻自信能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化與薰陶他們，使之走上正道，好像他喜歡騎烈馬，善於馴服一樣。譬如中國駐墨西哥大使、首次出席聯合國的代表熊向暉就因口齒伶俐深獲胡宗南信任，當上胡的侍從副官兼機要秘書，胡宗南在陝西接連打敗仗，就是因為熊向暉竊取了軍事機密的緣故。」這是筆者首次獲悉熊向暉的底細，比他自撰《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早了整整十五年。我問他：「你們當時怕不怕？晚上能安寢否？」他答：「我對國民黨是很瞭解的，他們組織鬆懈，又講究哥們義氣，一旦東窗事發，光憑同鄉同學求情，也不愁脫險。蔣介石義

釋陳賡就是具體例子。胡宗南同他的老師一樣，心慈手軟，所以失去了天下！其實共產黨這匹烈馬可是桀驁不馴呀！」

三個月後他由小女兒接回北京，是特赦「戰犯」回大城市定居的最後一名，寫了保證絕不要求住房與工作，每月僅生活費十八元，才恢復北京市戶口。八十年代他給我的親筆信，至今仍保存著。

近幾年看到台灣名作家謝冰瑩一篇懷念胡宗南的文章，她說一九三九年她在西安主編文藝月刊《黃河》時，突然被人檢舉是「共黨駐西安的文化部長兼婦女部長」而遭禁閉。幾個小時後，胡宗南聞訊立即下令將她開釋，還讓主其事者向她道歉。謝冰瑩是北方「左聯」的發起人，但她盛讚胡將軍「一生豐功偉績，事業和精神永遠不朽！」同樣是個女作家，見識高低立判，因為謝女士有良知良能而無嘩眾取寵之心。

張戎的作品是「遵命」文學

曾任司法院大法官的李潤沂憶及一九四七年二月任一戰區長官部軍法處長時聆聽到胡將軍的一席話：「我可以和毛匪澤東相互清算一下，我為國服務廿餘年，無片瓦之存，無寸土之置，一身之外別無長物，就是連一個建立家庭起碼的妻子還沒有；反視毛匪澤東，極富貴窮淫樂後宮粉黛多人，他有何條件清算別人？再進一步講，我可以清算任何共產匪徒，他們都是些掛羊頭賣狗肉的騙子，他們每個人都是為了自己的享受和中飽私囊而鬥爭別人。」時隔五十九年，句句都仍然閃爍著真理的光芒。

就以張戎一家四代人背景來說，她的祖先以漢奸、軍閥起家，兩代人的手沾滿了革命志士的鮮血；她父母血債更多，即使在文革十年挨批鬥，但毛澤東對待「走資派」與「牛鬼蛇神」處置不同——高幹被囚被鬥期間

高工資照發，子女的免費醫療、機關食堂待遇從未中斷。張戎本人僅僅下田勞動廿六天就忙於走後門調回成都，吃虧的乃是西昌甯南鄉下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負青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永無怨尤的窮苦農民。她穿梭於城鄉之間、奔忙於父母的五七幹校，而農民白白供養了她一年的口糧與工分。仰仗她在省委大院的鄰居、鄧小平的妹妹鄧先芙與繼母夏伯根以及她父母在四川省委機關老同事的幫忙，加上她母親長期奔走疏通，她能下了廿六天田就調任「赤腳醫生」，又能獨自回城定居；優先到工廠務工，做了幾天鑄工就「無師自通」當上了電工，還能順利在幾百個工人中穎脫而出，成為四川大學外文系的「工農兵學員」，更能擊敗眾多對手（按：當時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由夏德鴻親自出馬疏通）取得公費赴英留學的殊榮。弟兄姐妹五人中，有四人享盡高幹子女特權後投奔自由世界。

大弟張直靠父母之蔭調離農村進了武漢華中工學院，現定居英國；二弟張樸走後門參軍，入空軍航校，畢業後做通訊單位軍官，做記者，最後也去了英國；三弟張方去法國念完碩士定居法國經商，留在大陸的大姐也因「血統高貴」而當上了成都中醫學院的行政幹部。比起抗戰戡亂中殉難的數百萬軍民同胞，比起文革期間死於非命的兩千萬無辜男女，張戎一家真是幸運之極，國家何負於汝？胡宗南將軍何負於汝？從《鴻》與《毛傳》二書看，張戎的全部中國現代史敘述都是照抄中共黨史及教科書，她完全用中共的觀點與口吻來描述與解釋一切，然而迫害她父母的正是他倆宣誓終生為之奮鬥之中國共產黨，可惜她善惡不分，把一切髒水都潑向蔣公與胡宗南將軍，這是她一生最大的敗筆！

在過去十幾年中，張戎為了寫《鴻》與《毛傳》蒐集資料，多次訪問大陸。一九八九年她親睹波瀾壯闊的天安門民主運動，然而回到自由世界都無片言隻字譴責屠殺無辜民眾的中共當權派鄧李楊江，此後她每次返回大陸都是由鄧小平的「二公主」鄧楠（一九七一年林彪墜機身亡後，鄧小平上書毛澤東要求重新參加工作並揭露林彪罪行，信由鄧小平最漂亮的女兒鄧楠從南昌軟禁地赴北京送遞。鄧楠由中辦引見老毛，毛見色心喜，當夜留鄧楠侍寢。於是便有毛恩准鄧小平平反復出任副總理兼總參謀長之舉。然而，鄧楠為了乃父的前程失去了少女的貞操。故鄧楠恨毛入骨，但鄧家父女不能公開批毛，鄧楠便利用英籍華人張戎之手控訴毛澤東獸行，安排張戎訪問有關人士，於是便有《毛傳》之問世。鄧楠之隱私容後再刊）盛情款待，由眾多高幹子女簇擁著遨遊神州大地，讓各省市組織部門刻意安排採訪關鍵人物，這就是《毛傳》出籠的政治背景。事實上中共現當權派也確實需要一個英籍華人為它們搖

旗吶喊宣傳毛死後中共當權者的「德政」。對於江澤民胡锦涛們來說，老毛只是隻死老虎，或曰「死豬不怕開水燙」，把毛澤東批倒批臭只是代表了中共現當權派中一個派系的觀點，非但不會損及中共政權一根毫毛，反而有助於現當權派收拾人心，改善形象，以便繼續維持毛所遺下的獨裁制度與血腥統治。在一個外匯存底八千二百億美元的紅色帝國豐厚財力支持下，張戎的兩本書暢銷英語世界，賣到一千多萬冊，比巴金、茅盾、老舍的書更吃香，比曹雪芹、羅貫中、吳承恩更聲名煊赫，那祇是大躍進年代「畝產萬斤糧」的翻版，在人類文明史與中國文學史上，委實不可能留下雪泥鴻爪。

### 忠貞廉潔剛毅樸實

胡宗南一生統領大軍幾十萬，大小數十戰，經手國帑難以數計，他若以金磚建屋亦無困難，但他從未為自己買一畝田、蓋一棟屋，或挪用公款以私人名義存入銀行。凡他行軍所至之地，司令部大多借住當地的祠堂寺廟，在松潘、天水、徐州、開封皆然。他任軍團司令、集團軍司令時，司令部駐在西安南關小雁塔內，居住於西安西南城角的下馬陵。以後升任八戰區副長官、一戰區長官、西安綏署主任，無論司令部與私寓概無變動。小雁塔為唐代建築的古寺，年久失修，滿目斷瓦頹垣；下馬陵為漢董仲舒墓，僅廟房數間，權充臥房、客廳、隨員室，靠牆之神像以磚牆遮隔，面積更顯狹隘，如斯陋室，竟安居十二年之久。當軍長以前，一直以軍毯裹身，從未蓋過棉被，也未穿過皮大衣。在西北酷寒天氣中，手指手背和臉上皮膚常常凍得紅腫，由腫而爛，爛到流血。浴僅水一桶，寢僅板床一張。他任師長以前，將自己的薪餉都送給後方醫院的傷病官兵，每月送完為止，口袋裏沒有餘錢；上世紀五十年

代駐防澎湖時，每月都把薪餉分成三份，其一送給兩位子女眾多收入微薄部的部屬，其二留作辦公開銷，其三才匯寄妻兒供家用；他任第一師師長時，首創傷兵年會，每年六月在全國各大報章登載通告，邀請歷年傷殘退役官兵返回師部駐地，入住招待所，免費招待食宿，頒發新衣鞋襪香煙以及盥洗用具；包下當地所有影劇院、浴室提供免費服務，還按傷殘等級發放慰問金及回程旅費；他本人總是抽空蒞會演講，聆聽者有失聲痛哭者。他平生從不會見記者、不拍照片、不發表談話、不借報刊發表評論，受謗也不自辯，臨終時還穿著百孔千瘡的毛線衣及狀如麻布的內衣褲，殯儀館服務人員說，從未見過穿如此破爛衣衫入殮的，何況是一位曾「統兵百萬」的大將軍。所以，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七日在臺北市極樂殯儀館開弔時，到場公祭者有五十九個團體四千餘人，大都泣不成聲。四十多年來，



每年二月十四日都有舊屬數百人奔赴臺北陽明山墓園掃墓祭奠，這都是胡宗南將軍「生忠貞廉潔、剛毅樸實、以德御人精神之感召。試問今日大陸上各級共幹，有何人能做到胡將軍這般廉潔奉公？我看到珠三角有等村長（那算幾品官？廿八品也不夠！）的府邸比臺北總統府都豪華，遑論住破廟祠堂墓舍。如要說這樣的忠烈之士是「匪諜」，張戎你見過匪諜沒有？潘漢年在做地下工作時揮金如土，儼然洋場惡少；劉少奇的女兒劉濤揭露其父在「白區工作」時將貪污的工作經費——金條（那也是打家劫舍搶來的）打成金鞋拔享用；中共第二任總書記向忠發在上海吃喝嫖賭包養妓女，他們加入共產黨的動機就是做官發財封妻蔭子，哪有胡將軍那樣高尚的情操？

（一）正如胡宗南將軍生前所述：「事實是最好的雄辯，歷史是最佳的證明」，他的一生真正是清清白白的來，

乾乾淨淨的去，堂堂正正的生，平平安安的死。蔣公親臨靈堂弔祭，賜匾「功著旂常」，這是對他一生最妥切的評價。

附錄

《熊向暉回憶錄》有關胡宗南部分：

熊向暉的回憶錄，吐露出他退役後又返回南京、西安竊取軍事機密，透過潛伏西安的共諜王石堅等密報中共中央以致於胡宗南部連續遇伏損失慘重的全部經過，絕不是張戎、張樸兄弟所說的「熊向暉在攻打延安前已去了美國」，可見張戎兄弟之孤陋寡聞。以下引文原載於熊著《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版，頁四十一、六七：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晨，到了下關車站，徐處長派人乘車來接，我懸著的心放下一大半。徐處長領我

到胡宗南的臨時辦公室。胡宗南正同參謀長盛文看地圖，一見我就哈哈大笑，說：來得好快。他轉向徐處長：你說杭州雜，尋人難，想來想去想不出門道。我要你找毛人鳳，他有辦法，不會誤事。還是我說對了吧？他又問我：新娘子呢？我說：她在上海等著送我上船。胡宗南說：推遲三個月。要打延安了。打完這一仗，你再走。明天就回西安。你寫信告訴新娘子，就說我有急事要你處理，不提打延安。至此，我的心才完全放下來。

胡宗南要徐處長離開，要盛文先講幾句。

攻略密件轉給中共

盛文說：前天（二月廿八日）總裁急電胡先生來南京，胡先生不知是什麼事，把我帶來。當天下午總裁就傳見。總裁說，美蘇英法四國外長內定三月十日在莫斯科開會，已經獲得確實情報，馬歇爾、莫洛托夫又要重

新提出中國問題。總裁當機立斷，命令胡先生直搗共產黨的老巢延安，選在三月十日四國外長開會的這一天發起進攻。外交交涉由外交部辦。總裁訓示，現在剿共，仍要「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胡先生馬上想到你，把你請回來。

應有個帽子，他建議全稱是「國軍收復（或光復）延安及陝北地區後施政綱領」。胡宗南說，不用「收復」、「光復」，那不是革命的字眼，要用「解放」，這才是革命的字眼。

三月二日晚，胡宗南外出。我倒鎖房門，細閱攻略延安方案抄件。方案規定：右兵團指揮官整編第一軍（簡稱整一軍）軍長董釗，率整一師三個旅、整二十七師兩個旅、整九十師兩個旅、工兵兩營，於宜川北面平路堡至龍泉鎮之間就攻擊準備位置；左兵團指揮官整二十九軍軍長劉戡，率整三十六師三個旅、整十七師兩個旅、工兵一營，於洛川北面段仙子至舊

我倒鎖房門，根據公事包裏的文件，畫一份草圖，中午交給他，供總裁參閱。臨走時，他囑咐我一定要把門鎖好，不許任何人進來。我依言辦理。打開公事包，裏面裝著兩份絕密文件，一是蔣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陝北共軍兵力配置情況。——不用說，我照抄不誤。

胡宗南要我隨他回西安後再辦三件事：第一，為他置備一架最好的收音機，他每天要親自收聽延安電台的廣播；第二，指定幾人隨同行動，專事全文抄收新華社播發的關於陝北戰況的消息和評論，全部送他閱；第三，由我隨帶《水滸》、《三國演義》、《西遊記》、《精忠說岳傳》等小說。我問，帶這些幹什麼？他說，他下達作戰命令後，由軍、師、旅長執行，由幕僚人員監核，他只需等著看捷報，在此期間，翻翻小說，閑情逸致，才顯出大將風度。

洛川待命。以上共十五個旅，總兵力十四萬餘。另由整三十六師副師長指揮一個旅及陝、甘保安團約一個旅，組成隴東兵團。發起進攻時間為三月十日拂曉。發起進攻前二日起，調集上海、徐州飛機九十四架，分批轟炸延安地區，一部監視黃河各渡口。發起進攻時，隴東兵團向保安方向佯攻，眩惑敵人；右兵團佔領臨真、金盆

他要我著手抓「七分政治」，首先起草施政綱領。盛文說，「施政綱領」

胡宗南對我畫的草圖表示滿意，

灣等地後，沿金延大道兩側，向延安

攻擊前進；左兵佔領廊縣（今富縣）、茶坊、甘泉等地後，向延安攻擊前進；右兵團依左兵團協力，以閃擊行動迅速奪取延安，並會同左兵團於延安附近包圍殲滅共軍主力。

我細閱後記在腦中，將抄件焚毀，餘儘投入抽水馬桶沖掉。我找盛文「聊天」。我問他：這次進攻延安，計劃周密，我看很快會成功，為什麼胡先生讓我推遲三個月再出國，難道這一仗要打這樣久？

盛文苦笑一下，說：胡先生前天到南京，始知總裁意圖，臨時同國防部商訂攻略延安方案，昨晚總裁核准後，才電告西安薛副參謀長調集部隊。現整一軍在陝只有一個旅，其餘均在山西；整二十九軍正在隴東同共軍作戰。總裁規定在四國外長莫斯科會議開始時的三月十日發起進攻，參戰部隊在九天之內開到指定地點集結，困難雖多，尚可克服。總裁規定這次行動的戰略任務是迅速奪取延安，於

延安附近包圍殲滅陝北共軍主力。兩個兵團以優勢兵力鉗形夾擊，迅速奪取延安的任務可以完成。但共軍慣於運動戰、游擊戰，如陝北共軍不以主力守延安，要完成殲滅的任務不是短期的事，三個月能吊辦到，還很難說。

我函筱華（按：熊之新婚妻子），告以安抵南京，將返故地重操舊業數月，希她月內前往團聚。原已商定，陳忠經（按：此人係另一潛伏共諜，中共建政後官至對外文委副主任）和我相繼赴美後，她將輟學移住西安王石堅家的後院，以便運用我的社會關係，掩護並協助王石堅工作。

三月三日上午，我隨胡宗南、盛文坐專機回到西安。當晚到王石堅家。近年來，由陳忠經安排，王石堅在「社會化、職業化」方面有進展，接辦西安《新秦日報》，建立「西北通訊社」，在西大街開設「研究書店」。他還購置了新華巷一號三進院落的住宅。我去看他時，他極為驚奇。我

詳細告以胡進攻延安作戰計劃及有關情況（包括胡密切注意新華社及延安廣播電台播發的有關陝北戰事的消息和評論）。我還告他，胡為了保密，決定待部隊集結完畢後再下達作戰命令，他的軍、師、旅長現在還蒙在鼓裏。王說：這些情況非常重要，他即報延安。

### 熊再向中共送大禮

不久，胡獲悉整二十九軍匆忙從隴東開往洛川途中，被共軍阻擊，整四十八旅旅長何奇在西華池陣亡；整一軍匆忙從山西開往宜川途中，整九十師師長嚴明在河津翻車折斷右腿。至三月七日，我又找王石堅，告以蔣密電胡，進攻日期推遲三天，因美軍駐延安軍事觀察組尚待撤離，但仍命胡在莫斯科會議期間迅速奪取延安，殲滅陝北共軍主力。王石堅說：延安來電，已將胡進攻延安作戰計劃呈報毛主席、周副主席，認為很及時、

很得用。我說：可惜我明日須隨胡宗南去洛川，無法續供情報。王說：主要的戰略情況已搞清，細節會由別人查，想不到你會回來，取得意外收穫。我說：我也想不到我會回來，胡宗南更想不到他會通過我再一次向我黨中央「送禮」。

三月八日晚，胡宗南秘密離開西安，先乘火車專列到同官（今銅川），他和我及一名衛士都換上普通士兵的灰布棉軍服，於晨光熹微時，轉乘吉普車去洛川。我先已查明延安電台新聞廣播時間。九日到洛川後，我按時打開收音機，同胡一起收聽延安電台新聞廣播。這次廣播的內容是三月八日下午四時「延安各界保衛邊區、保衛延安動員大會」的新聞。廣播稱，到會群眾共約萬餘人，林伯渠致開會詞，朱德、彭德懷、周恩來相繼講話，鄧穎超代表婦女界講話，在通過大會通電後，高呼口號散會。

胡宗南聽完後向我發議論。他認為，從周恩來和朱德的講話看，共產黨毫無準備，和平觀念很深，事到臨頭，開個動員大會也扭轉不過來，只剩下幾天，來不及堅壁清野，談不上長期作戰。他要出敵不意，攻敵無備，正好乘虛閃擊突襲，迅速拿下延安。

胡多次約見從南京專程到洛川的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銘，他帶來美國最新偵測無線電台方向位置的設備及操作人員，編為一個分隊，配屬給胡宗南。連日偵測共區，發現山西興縣無線電台最多，由此判定中共首腦部在興縣。但對電波弱的電台不易偵測。該分隊將積極工作，力求判明陝北共軍各級指揮部的位置。上述新情況很重要，關繫中央安危，但我不能去西安面告王石堅。我從來沒有也從不需要密寫、密碼、縮影之類的技術手段，這些情況又不能用暗語，只得違反秘密工作常例，白紙黑字寫在紙上，封入信封，上寫

王石堅代名，另寫一信給潘裕然，請他對附信勿拆，迅交。然後一併裝進第一戰區司令部長官專用信封，封好後，上寫西安西大院「研究書店」潘裕然經理親收。

人們知道，「研究書店」的後台是陳忠經。潘裕然是服務團舊友，受過胡宗南的政治「培訓」，在西安三青團等政治機關工作過，以文職人員獲上校軍銜，與王石堅有自然聯繫。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情工人員，但知他誠實可靠。他的父親潘家洵是北大名教授，他與陝西省主席祝紹周有關係。胡宗南部的機要交通員常乘吉普車來往西安、洛川，傳送書面文件。我同他們都很熟，他們對我交辦事項一向奉命唯謹，我面囑親交潘裕然並索收條。雖知也有風險，中間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都可能掉腦袋，但這是我能採取的唯一辦法。

軍服。三月廿四日凌晨，胡宗南由我及一衛士陪同，乘吉普車北駛，近午到延安。

出人意料」的「歷史事變」。新華社四月十四日的社論提到胡宗南的「新戰術」，正是三月十日晚洛川軍事會議上薛敏泉、汪承釗佈置的戰術，不過那是「據俘虜講」，牽扯不到我的頭上。但這更加使我相信，胡宗南的機要交通員、潘裕然、王石堅都各盡其責，我可繼續通過這一渠道搞名堂。

到西安，住王石堅家裏。考慮到王石堅的具體情況，我仍通過潘裕然轉信給他，告以胡企圖不再分兵出擊，而想龜縮延安，並簡告當前胡軍動向。

三月廿五日晨，胡要我帶一名先遣人員引導，陪他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的原住處，先後看了王家坪、楊家嶺、棗園。他看得很細。在棗園毛澤東住過的窯洞桌屜裏，發現一張紙條，寫著：「胡宗南到延安，勢成騎虎。進又不能進，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他看後哈哈大笑！

經過兩次慘敗，盛文提議放棄延安。胡宗南認為這一步走得太遠，對國內外觀瞻影響太大，蔣介石不會同意。經反復商量，胡宗南籌劃了一個方案，藉口陝北地形複雜，部隊不易展開，又不能就地取糧，後方補給艱難，而共軍時聚時散，不知其主力所在，難以導其圍殲，為此準備仿效李鴻章「剿捻（軍）」辦法，以主力守延安，將寧、青二馬兵力推進至隴東要地，北依鄧寶珊在榆林的據點，東以黃河為障，逼共軍就範。胡宗南在五月初去南京當面向蔣介石提出這一方案。這時已是四月底，筱華此前已

的整一六七旅又在蟠龍鎮被殲，旅長李昆崗被俘。五月二十日，胡宗南對我說：這裏已經沒有什麼事，你還是去美國吧，明天一早就走。行前我向他告辭，他伸出手來同我握一下，什麼也沒說。

這就是他的習慣。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

就在這一天，他的精銳部隊整編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被殲，旅長李紀雲被俘。他命知情者保密，不外傳，不上報。

五月廿一日晨，我帶一名警衛員乘吉普車離延安去西安。我在西安停留個把月，常在家裏邀請綏靖公署和西安黨、政機關的熟人聚會，借機介紹他們同王石堅相識，其中包括胡宗南住處的行政副官張德廣，他為王石堅辦了不少事。

周恩來下圍棋布冷子

我心裏感謝胡宗南，他使周恩來「下的圍棋，布的冷子」逐步由閑變忙，由冷變熱，使我有幸參加「如此

一九四七年六月我去南京，七月筱華送我到上海乘船赴美。事先與王石堅商定，筱華在南京母家分晚後，

周恩來下圍棋布冷子

我心裏感謝胡宗南，他使周恩來「下的圍棋，布的冷子」逐步由閑變忙，由冷變熱，使我有幸參加「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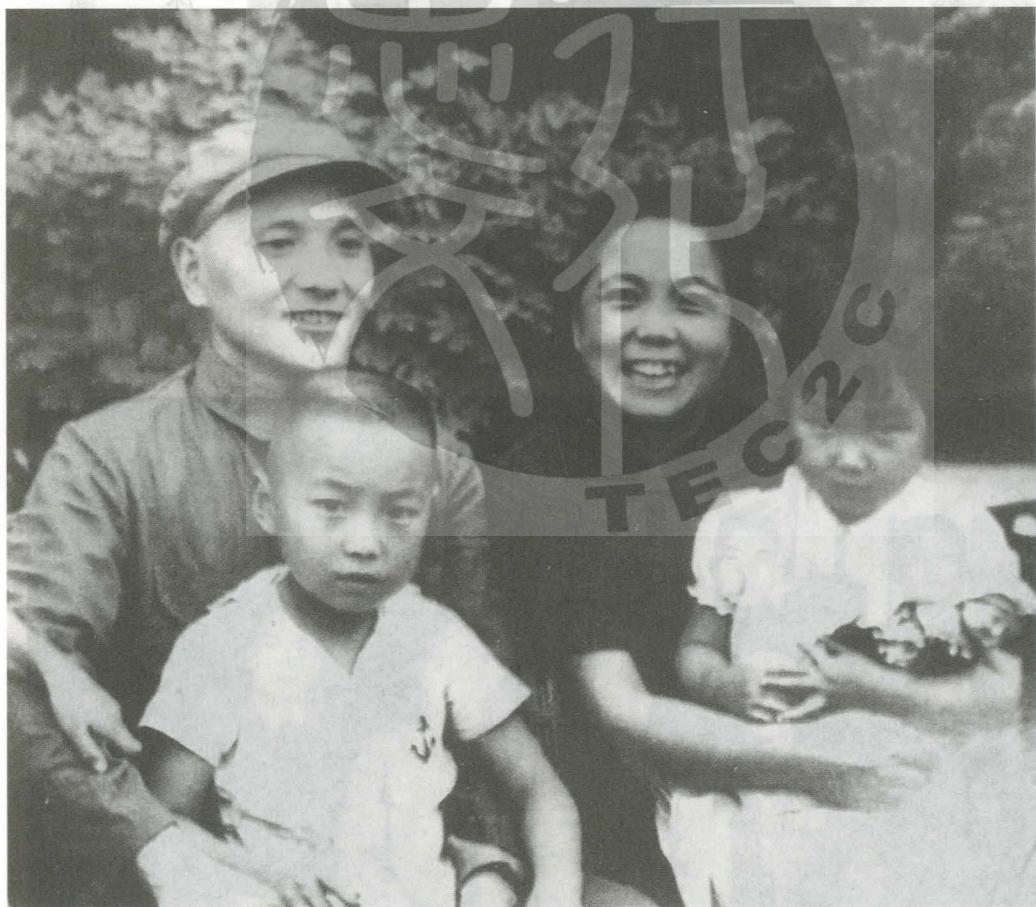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七年六月我去南京，七月筱華送我到上海乘船赴美。事先與王石堅商定，筱華在南京母家分晚後，

即去西安掩護他。

一九四七年十月初，《紐約時報》載稱：國民黨當局在北平、西安破獲中共地下電台，抓了不少人。不久，筱華來信說，西安來人告訴他，王石堅被捕（按：此人被捕後投誠，一九四九年隨國府遷台，恢復原名趙耀斌，官至國防部情報局專門委員）。後來得知，我們在西安住所全部衣物包括留存的西安綏靖公署信封、信箋全被搜走。筱華擔心我的安全，我更擔心她的安全。萬沒有想到，周恩來給我的「特殊任務」結束後，還會有這樣的餘波。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六日，周總理在中南海勤政殿宴請張治中、邵力子、劉斐等國民黨和談代表，他指指我說：「今天我向大家公開一個秘密：他是一九三六年入黨的共產黨員，是我們派他到胡宗南那裏去的」客人們頓時大為驚訝。原國防部次長劉斐說：「真想不到！難怪胡宗南老打敗仗

」。總理說：「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先看到了。」（文內牽涉史實部分的文章，由作者自負）



上海解放初期，鄧小平、卓琳夫婦與女兒鄧楠（前右）及兒子鄧樸方合影。